

岭
南
遗
书

嶺南遺書

廣
物
四
傳
齊
廿
久

廣州人物傳序

傳者史事之一而載筆立言者恆病其難予嘗求其故有四失焉去取之不公也其事誣編次之失倫也其志隱譏評之無當也其義舛採摭之弗精也其詞穢甚矣傳之未易言也遷固之書史學之所宗也穰苴虞卿之述劇孟郭解之論君子猶或非之下此而失其衷難以言信矣余執此以觀天下之史與夫一州一郡之所志殆未有遂於作者然則鄭惟忠之所問亦豈特在唐世然哉廣之先賢傳自吳陸胤始近世以來紀錄幾於熄矣夫廣嶺表名都也靈秀所鍾發爲雋異衣冠之族聚焉藝文之籍興焉如是而使之日淪以泯豈有志者所忍恣邪太史黃子才伯懼

先正之久而湮也乃爲傳以表之凡二十有四卷余得而閱之知黃子之精於史也綜之羣典以輯其逸參之故實以定其訛監前史之得失以辨其微遵名家之義例以肆其指主儒先之緒論以要其歸事核以審矣志詳以章矣義嚴以斷矣詞贍以達矣積之十餘年而篇牘始就其用意不已勤乎取一州之所記以覽千百載之事若身寓當時見諸先正相與揖讓其間而錙髮無少爽者是故風節可仰而思也德業可考而法也論議可誦而服也先正之遺烈固賴是以顯而後賢繼興將亦藉聲光以自壯矣表南海者其在於茲錄乎余與黃子皆史官天下所當爲者未盡於此也而黃子先成此者志厚鄉也蓋嘗論之一谿

一壑之水疏而障之其波瀾湍瀨觀非不奇也然而所觀者小也迨乎瀉灩澦然後爲江導積石然後爲河薄扶桑納蓬島然後爲海此天下之至奇也夫史亦猶是也黃子之志豈以一州之史爲賢哉示我以全且大宜必有藏之名山石室者而是錄之作亦河海之濫觴焉耳嘉靖五年陽月朔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國史修撰儒林郎明山姚涑序

廣州人物傳序

太史希齋黃子志古聖賢之道博學而精擇閒以餘力輯
廣州人物傳蓋吾邦自秦漢以來幾二千載其文獻之錄
載在外史者有廣州先賢傳交廣春秋等書皆缺有閕矣
散見於類書者存十一於千百廣州湟川等志荒脫而不
覈正史諸傳叛渙而無統黃子蒐遺言繹墜緒泝流而導
其歸翦秕而茹其實勒成一家言且論次鄉先生之行事
發明其用心以警偷俗激頹風予得而讀之蓋深有味其
言也嗚呼士君子砥行立名孰不欲施於後世然而不盡
然者可不深求其故哉古之賢聖人不見信從於天下其
得謗無以異於庸衆人後世庸衆人夸毗以相高標致以

相報其得譽乃過古賢聖人然而卒有定論若涇渭異形
天淵異位此其故何也蘇子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
爲嘻盡之矣天者理之主宰也其在人曰心曰性曰道蘊
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賢者循理聖者樂天是故道與天
同運性與天同體心與天同神其爲名也自與天同久故
非天之能植其名也其所自立者然也蹈道而不力謂之
天之遊民色取仁而行違謂之天之棄民夫奚恃而久存
故非天之能滅其名也其所自立者然也嗚呼吾邦自秦
漢以來二千載登名是編者僅若此可不謂天乎前乎此
者其天定矣可以俟後之君子矣嗣是而有聞者上達爲
賢聖人未可知下流爲庸衆人亦未可知蓋嘗自揆諸天

而已矣後之繼黃子而修是書者吾知其多也繼鄉先生而修其德行道藝以成黃子之志者可無致辨於心術之微哉翰林國史修撰後學倫以訓謹序

廣州人物傳凡例

一先哲凡德業文章有聞者無論隱顯皆爲立傳語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一編纂之法以史志爲主并旁採諸書語意貫續處稍加筆削傳後必註曰用某書修用某書某書參修者明有據也若闕文疑字則不敢妄自增易

一自漢至元皆繫世代者所以別國朝也卷首諸目皆稱公者尊先哲也傳中不書公而直書名者法史體也

一子孫有世濟其美者皆聯書不別爲目如馬持國子晞驥李用子春叟之類

廣州人物傳序
三
一 行事相類者得附書如李玉珪附何昌期之類同邑里而行事無大顯者得附書如邵安石吳藹附黃損之類行事背戾而美惡相形者亦附書如龔澄樞輩附邵廷珪之類

一 吳陸亂所誤廣州先賢傳多蒼梧交趾人殊不可曉今皆附書

一 德業隆盛者得詳書如崔清獻公者是已張文獻公本韶產嘗寓吾郡故列諸流寓而不詳書

一 是編作於正德初故近世諸名公有不及收者况所錄止據諸書見聞所限不無挂一漏萬之失尙俟後日續成之云爾非敢妄有所擇也

一先哲文字有錄其全篇者有錄其大畧者有篇刪其句者有句刪其字者有取其意而易其詞者要之求詞旨簡明而已此亦史家舊例也

一諸書語涉不經暨文之不雅馴者皆芟易之如前定錄中載黃損事雖在所錄然文則非其舊矣此類是也

一史遷歐陽氏作傳或不主故常今倣之如其法也 傳是

一傳後有贊有不贊者法五代史例也

一舊志多缺畧今皆補之如廣州志不錄董正簡克己之類

一舊志乖紊殊甚今皆釐訂之如羅威唐頌本漢人也
誤列諸宋末黃舒晉人也誤列諸五代夫先賢傳作
於吳而羅唐已收南越志作於南朝而參里山已錄
則其乖紊章章明矣姑舉此以例其餘

一廖冲古成之皆名賢舊志誤寘仙釋中今爲辨正

一忠義以下諸傳專錄一節之士

一方伎止錄星厯醫卜藝術之士仙佛則附見之所以
黜神怪也

一列女獨立外傳者以閨闈懿行最易泯沒是以詳書
之

一宦者止錄其最賢者三人餘皆削之所以示勸也

一流寓皆收聞人不計賢否蓋朝廷用舍於是乎在所
以著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也

一作史之法同傳同卷皆有微意存焉今倣其例讀者
宜詳之

卷之四

以書告士小人指其之辭也

卷之六